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明智類

傅青主知子將死 傅青主徵君山善草書，一日醉後，偶作草書，書畢偃臥，書置几上，子眉潛以己書易之。傅醒見之，歎曰：「我昨醉後偶書，今起視之，中氣已絕，殆將死矣。」眉亟白其事，山曰：「然則汝不食麥矣。」後果然。

邵薪傳知死賢於生

常熟邵薪傳刑部燈，順治壬辰進士，嘗言向子平未是達人，既知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，便應知死賢於生。

計甫草知了一生

或問計甫草暇日何以自娛，計云：「賦詩彈碁，俱增惡業，但能日誦《楞嚴經》兩卷，便足了一生事。」

林視公卜真宅

鄞縣林視公岳隆，為侍御祖述子，少辛棟隆兄，家世貴盛，而超曠自喜。嘗預為生藏，每春秋佳日，必命僕荷榼相隨，自攜一卷詩，日造飲其所。人過問之，林笑答曰：「卜吾真宅，愛此寂居。游雲翩翩，古今無期。」

融和滿漢

順、康間，有以融和滿漢直陳於殿試策中者，溧陽馬章民世俊所對策有云：「臣尤有進者，唐貞觀時，天子問山東、關中之同異，而其大臣曰：『王者以天下為家，不宜示同異於天下。』裴度既平蔡，即用蔡人為牙兵，曰蔡人即吾人。今天下遐邇傾心，車書同軌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，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。」宜興儲遜庵方慶所對策有云：「陛下既為天下主，即當收天下才供天下用，一有偏重於其間，臣恐漢人有所顧忌，滿人無以取信於天下矣。」

魏文毅請鄂督移荊州

康熙甲辰，吳三桂定雲南，使鎮之。魏文毅公裔介上疏，請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，從之。及三桂反，湖南州縣俱陷，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躡及荊湘，人以是服文毅之先見也。

查容知吳三桂欲叛

吳三桂之未叛也，幕有查容，敬禮倍至。查察其有異志，久欲去之。一日，與宴，偽為醉後失儀狀，不告而出。瀕行，題一詩於壁，有「將軍有酒能投轄，壯士聞雞已出關」句，三桂亟遣材官往追，查策騎直前，提材官擲之於地曰：「乃公終不為汝留也。」材官歸報，三桂大怒，遣人殺之，微服間道乃免。容，字漸江，一字韜荒，海寧人。

顏修來知生死

顏修來，名光敏，字遜甫，曲阜人，官吏部郎中。嗜讀書，善鼓琴，精騎射，耽山水，好友，勤於睦族，年四□卒。生平不信浮屠、星命之說，嘗言軀體猶炭，神氣猶火也。火傳於炭，然後能為功，炭當風則易燼，扇之則立燼，置密室覆以灰則後燼，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，謂死有時，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。

聖祖機警

聖祖登極，甫八齡，時鼇拜當國，勢甚張，以帝幼，肆行無忌。帝日選小奄之強有力者，令習布庫以為戲。布庫，滿語也，相鬪賭力。拜人奏事，不之避也。拜更以帝弱且好弄，心益坦然。一日入內，帝令布庫擒之，□數小奄立執拜，遂伏誅。

陳圓圓知吳三桂必敗

平西王吳三桂之妾陳圓圓，逆知三桂必敗，出家峨眉山，【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。】其妝閣在雲南五華山華國寺後，曾留影一幀而去。

劉玄初為吳三桂畫策

蜀人劉玄初客吳三桂幕，康熙癸丑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皆疏請解職東歸，三桂世子應熊使人致意於三桂。三桂命玄初擬草，玄初曰：「上久思調王，特難啟口，王疏朝上而夕調矣。」三桂怒，出玄初為鹽井提舉。貴州變，三桂駐兵松滋，三月不進，玄初上啟曰：「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，乃阻兵不進，河上逍遙，坐失機宜，以待四方之兵集，愚不知其為何說也。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，為王請乎？諸大臣救死不暇，烏能為王請也！若曰待世子歸乎？愚以為朝廷寧失四海，決不令世子返國也。夫弱者與強者鬪，弱者利於乘捷，而強者利於角力；富者與貧者訟，貧者樂於速結，而富者樂於持久。今雲南一隅之地，不足當東南一郡，而吳越之財貨，山陝之武勇，皆雲翔螭集於荊襄江漢之間，乃按兵不舉，思與久持，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，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。噫！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。」三桂不答。

天然和尚知蕭牆之禍

廣州海雲寺林鬱秀蔚，為海山佛國之佳境。明末，僧今湛主之。鼎革後，天然和尚主講焉。平南王尚可喜鎮粵時，為之廣寺田，鑄佛像，土木之盛，近代罕有，遂為海邦上刹。天然即曾起辛，明末以名孝廉教授鄉里，知時事不可為，披剃出家，父母姊妹咸為僧尼，人多異之。及國變，縉紳父老多遁跡空門，天然為之汲引，世人始服其先見焉。可喜仰慕高蹤，禮聘至邸，一宿即告歸。或問之，曰：「平南具佛性，而無定力，游豫多忍，蕭牆之禍不旋踵矣，遑計其他耶！」後悉如其言。

南征小校以計驚賊

康熙乙卯，大兵討吳三桂，涿州有小校從軍行。校初入伍，無他技，惟善烹飪，遂留為軍士具食。一日，藪飯初熟，賊劫營入，眾奔潰。校以飯囊繫馬後，囊蒸馬背，馬咆哮，轉入賊隊，賊將驚懼，因轉敗為勝，大破賊眾。主將嘉之，拔為隊長，後累功至護軍參領。

費武襄防黠武窮兵之漸

費武襄公以國戚封伯爵，大兵征噶爾丹，出為撫遠大將軍。康熙丁丑，既奏凱，眾欲露布揚功績，費不謂然。其疏惟言「兵至某處迷道，某處敗績，某處絕糧，此行屢蹈危機，皆臣失算之故。今憑藉聖天子洪福，微幸成功，實非意料所及」。幕客皆咎其失體，費曰：「天子深居九重，如見策勛太易，必至好大喜功，士卒勞瘁，不可不使上聞之，庶異日無窮兵黠武之患也。」人皆懾服。

毛稚黃自相審矣

有客薦相者陳生於毛稚黃，謂其術比許負。毛曰：「貧賤吾所自有，富貴本非所望。夭壽不貳，修身俟之。僕自相審矣，故無煩此公饒舌也。」

王丹麓謂天幸德我

王丹麓年踰四□，益困，其婦語之曰：「同學少年皆不賤，奈何夫子獨長貧？」王曰：「吳廬少詹有言，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。金陵吳介茲亦言，天以貧德人。今處儔類之中，天幸德我，特頒清俸，義難獨享，願以共啣。」婦曰：「君意良厚，但不知何日俸滿耳。」

喬文衣悟人世升沈

內邱喬文衣司城鉅官京師時，嘗於夜半過午門，踽踽獨行。萬籟俱寂，猛思日中百億生靈，今歸何處，乃悟人世升沈，如此而已。

羅瑕公看春夏光景

上元羅瑕公乎尹嘗云：「樓居受用天氣，看春夏過接處，光景絕微。」

陸麗京善思誤書

陸麗京誦讀明敏，善思誤書，嘗閱《韓非子》，至「一從而成危」句，曰：「是一徙而成邑也。」後令他人覆射，無一合者，惟其弟左右為城中之。

任待庵悟盜金者為裴愛

康熙時，安西佔魏丙賈卉布於上海，夜就逆旅醉臥，風雨大作，失橐金三百兩。時上海令為蕭山任待庵辰旦，素善讞，而是獄乃不能定。因詣城隍廟禱之，請神以實告，乃留捕之隨往者，使待命於神寢宮。入夜，捕夢寢官有幼婦出，右手抱細女，左手挈衣與之，及接視，則裙襴也。歸以告令。令俯首再三，仰而言曰：「賜衣而得裙襴，非衣也。非衣者，裴也。豈有裴姓其人者耶？」捕叩頭曰：「似也。閩左有裴愛，無賴也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，而僦旅舍旁以居，得出入於舍，此當是也。」任曰：「然。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。夫細女，愛女耳。吾聞納音之數，陽姓從左，今左非衣而右愛女，其為裴愛無可疑者。」遂收裴，拷之，得實。

趙洞門知吳蘭次可恃

趙洞門為御史大夫，賓客盈庭，車馬輻輳，望塵者接踵於道。及罷歸，出國門，送者纔三數人。尋召還，前去者復來如初。歙縣吳蘭次太守綺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，趙每目送之，顧謂子友沂曰：「吾百年後，終當恃此人力耳。」未幾，友沂卒，趙亦以痛子殉於京邸，兩孫孤立，蘭次哀而振之，撫其幼者如子，字以愛女，一時咸歎趙有知人之明。

聖祖知張伯行為清官

儀封張伯行尚書通籍，用內閣中書，總河張文端公異其才，題赴河工，以勞績補濟寧道，旋遷江寧按察使。康熙己卯，聖祖南巡，以伯行為江南第一清官，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，推獎無異詞，大悅，曰：「汝等何不保舉？朕保之，將來居官好，天下以朕為明君；若貪贓壞法，天下人笑朕不識人。」駕至松江，即擢福建巡撫。又伯行撫蘇時，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，與總督噶禮互訐，廷臣多袒噶者，上諭削噶禮職，而伯行留原任。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，榜於門曰：「天子聖明，還我天下第一清官。」焚香結綵，拜禱亭，呼萬歲者，至數萬。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，跪疏謝恩，願各減一齡，益聖壽萬萬歲，以申真實感激之忱。

聖祖知施世綸偏執

康熙辛巳，漕督施世綸方官淮徐道，適湖南按察使闕員，大學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世綸入奏。諭曰：「施世綸，朕深知之，其操守果廉，但遇事偏執，百姓與生員訟，彼必護庇百姓；生員與縉紳訟，彼必護庇生員。夫處事惟求得中，豈可偏私！如施世綸者，委以錢穀之事，則相宜耳。」

聖祖知熊文端遺疏之偽

孝感相國熊文端賜履引退後，初留京師，嗣疏辭食俸，歸老江寧。康熙己丑卒，遺疏至京，其同姓編修熊本竄入薦己語。上覽疏，諭廷臣曰：「熊賜履學問既優，人品亦端，此遺疏內薦舉其姪熊本，必係虛偽。」命總督噶禮確察。噶禮取其疏草以進，果無是語，下法司鞫勘，論熊本罪如律。或曰，噶禮迎合忮忌，所呈疏草未可據也。

聖祖知三藩之宜撤

康熙甲寅，尚可喜請撤藩，吳三桂、耿精忠亦陽請以覘廷議。滿洲米敏果公堅言宜撤。既而三桂、精忠相繼叛，人謂撤藩速變，聖祖諭廷臣曰：「朕少時即以三藩勢熾日熾，不可不撤，豈因其叛，遂委過於人耶！」

富春知王亶望不久

宗室輔國公富春任杭州將軍，撫軍王亶望，貪吏也，耽聲色，元旦拜聖牌，王因酒，日中始至，富正色責曰：「元旦為履端令節，拜牌乃臣子禮儀，安可遲延，是玩愒也。」王長跽請謝。富退謂人曰：「王公其不久乎！」逾年以貪縱敗，如其言。

愛星阿知明珠

愛星阿曾偕吳三桂入緬，擒獲明桂王由榔，以功任領侍衛內大臣。初，索額圖以椒房擅寵，時明珠為侍郎，因索而見知於聖祖，愛謂索曰：「明之才智在君上，今雖因君見用，殊畏慄，蓋忌君也，他日齟齬君者必明。」索不悟。後明引高士奇、徐乾學輩為黨，索為所擠落職，抑鬱以終，如愛所料。

世宗批示之明察

世宗明察特甚，屢於批示中見之。某獲罪受錮，在獄，上書自陳，有「辜負天恩，羞懼交並」之語，批云：「知汝懼死實甚，然羞則未也。」批某督密奏云：「朕未踐祚，即諗知汝，汝謂朕為盲耶？」批示某撫云：「善治本省，朕雖未悉汝面，然汝之政績朕皆諗悉，莫謂朕無耳也。」批刑部秋決一案云：「犯婦某氏謀死親夫，例應處刑。但該氏以丈夫逼其為娼，情急自衛，與因姦成命者有別，應免治罪。且該氏貞潔自保，至死所天而不顧，大義滅親，亟宜為建坊旌表」云云。

世宗察下情

雍正初，世宗因允禩輩蓄逆謀，故設緹騎，四出偵伺，即閭閻細故，亦皆上達。有引見人欲買新冠者，路逢人，問其處。次日入朝，免冠謝恩，上笑曰：「慎勿汙汝新帽也。」王制府士俊出都，張文和薦一健僕，供役甚謹。王將陞見，僕豫辭去。王問故，僕曰：「汝數年無大咎，吾亦入京面聖，為汝先容。」至此，乃始知僕為侍衛某也。

世宗知部臣疏於人署

刑部大門之匾額，相傳世宗遣人取之，部臣不知也。一日御門，詢及「爾部有額否？」對以有。上命人舁出，示之曰：「額在此久矣，而若輩未之知，則平日疏於人署可知也。」諸臣叩首引罪，自是額亦不復發出，故遂無額。

阿文勤與年羹堯蹤跡甚疏

阿文勤與年大將軍羹堯為同年，年入覲時，寵眷方隆，文勤知其必敗也，落落然與之蹤跡甚疏。一日，年在朝房中語文勤云：「我二人乃老同年，形跡何落寞若是？」次日即餽多儀於文勤，文勤僅納袍褂料各一端，自詣年邸致謝，此後遂不通往來。年賜死，牽連者眾，文勤竟不為所累。

蔣衡知年羹堯必敗

年羹堯鎮西安時，廣求才士，羅而致之於幕中。孝廉蔣衡應聘往，年甚愛其才。曰：「下科狀頭當屬君。」蓋年有權勢，試官皆不敢違也。蔣見其威福自用告同，舍生曰：「年公德不勝威，禍必至，吾儕不可久居於此。」友不聽，蔣佯稱疾發，辭歸。年贖以千金，蔣辭不受；易百金，乃受。歸未踰時，年以事誅，幕賓皆罹其難。年素侈，用不及五百者不登簿，蔣故辭千而受百。時雍正乙巳也。

孫劍才知年羹堯必敗

湘人孫劍才以善卜客年羹堯門下，居二年矣。年建邸，術士咸集，皆曰：「百年之業也。」孫曰：「俄頃可墟耳。」年大怒，將殺之，孫自陳願一言而死。乃召之至，孫曰：「大將軍大禍在前而不悟，願就死。」年詰之，孫曰：「大將軍威震中外，然功高則疑，主上苛察而群下構陷，非福也。且張廣泗、岳鍾瑛率軍征西，方成犄角之勢，所以制將軍也。果能遣人往刺張、岳，自統大軍入燕，燕破，各省不移檄而定矣，此子孫萬世之業也。」年曰：「成敗不可知，吾固握有兵權耳。」孫由是得釋，變姓名而遁。其後年眷入京，中途遇盜，失其子。及雍正乙巳，年賜死。年子既為盜所擄，教之讀書、學劍。盜為誰？孫劍才也。蓋逆知年之必不善終，欲存其嗣，故出此劫人之策耳。

世宗不信岳囊勤謀逆謠言

雍正乙巳，成都岳襄勤公以一等公總督川陝，勛高望重，持節故鄉。丁未秋，成都謠言有謂襄勤以川陝兵馬反者，疏聞，諭曰：「數年以來，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，不但謗書一篋，甚至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，意欲修宋、金之報復者。其荒唐悖謬，至於此極。岳鍾琪懋著功勳，川陝兵淳良忠厚，其尊君親上，眾所共知共聞。今奸民乃云從鍾琪謀反，是不特誣鍾琪，並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。」特飭疆臣黃炳、黃廷桂嚴審造言之人，旋訊知為湖廣奸民寄居四川之盧宗漢播造浮言，乃論斬如律。

伶人機警

年羹堯率師出征，朝士設宴為祖餞，演劇以佐觴，所點某齣曲本中，有「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」二句。及扮演登場，曲已過半，方猛然悟之，然已無及矣。點者不敢聲。詎知某伶竟改為「瓦罐豈必井上破，將軍此去定封王」，座客擊節，賞賚有加。又《文昭關》之伍員例宜佩劍，某伶結束登場，誤懸腰刀一口，出場方覺，同輩咸為之寒心，座客亦有腹誹之者。某伶絕不介意，乃將「過了一天又一天」四句，改為「過了一朝又一朝，心中煩惱何日消？腰中佩了三尺刀，父兄怨仇不能報」。點者嘉許之，賚以百金，伶由是知名。

高宗精音律，《拾金》一齣，御製曲也。南巡時，崑伶某淨名重江浙間，以供奉承值。甫開場，命演《訓子》劇。時院本《粉蝶兒》一曲，首句俱作「那其間天下荒荒」，淨知不可邀宸聽也，乃改唱「那其間楚漢爭強」，實較原本為勝，高宗大嘉歎，厚賞之。

蔣適園知老僧殺人

鉛山蔣適園堅，為心餘之父，七歲，從叔游法雲寺，聽諷經。廡有縣署捕役數人以蹤跡殺人犯至，方坐談，蔣微聞其言曰：「某僧被殺，不得主名，奈何？」乃私告其叔曰：「殺人者即堂上老僧。」叔問何以知之，曰：「彼誦經而目屢顧，可疑也。」語為捕者聞，牽僧去，一訊即服。

高宗不取好名無實之舉

乾隆癸酉，近畿蝗，曹文恪公秀先方為御史，疏請御製祭文，頒發有蝗郡縣，膳黃祭告，並稽古典舉行蜡祭。手敕曰：「蝗蝻害稼，惟當實力撲滅，此人事所當盡。至於諸神報賽，禮亦宜之。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，如韓愈之祭鱷魚，其鱷魚之遠徙與否，究亦無可稽求，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。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，似此好名無實之舉，深所弗取，所請著不准行。」

戴東原問周末相去時代

戴東原，名震，幼入塾，塾師授以《大學》章句，一日，讀至「右經」一章，質於師曰：「曾子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述之，門人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記之？」師曰：「朱子所言也。」戴曰：「朱子何時人？」師曰：「南宋。」戴曰：「曾子何時人？」師曰：「東周。」戴澄思有頃而又問曰：「周、宋相去若干年矣？」師曰：「約二千年。」戴曰：「時代相距若此之遠，朱子何以知其然而云爾？」師默然。

錢文端有知人鑒

秀水錢文端公陳群有知人鑒，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初釋褐時，以所業就正，錢謂文正房師王樓山云：「吾賀子，及門得偉器，他日令僕才也。」時文正及錢唐梁文莊俱以筆法自詡，錢曰：「二君毋高自位置，會看賢郎跨灶耳。」後文正子文清公墉、文莊子山舟學士同書，果濡染家學，八法冠時，碑版大書，照耀四裔，而書名突出其父上矣。

舒文襄預知阿睦爾撒納之叛

乾隆乙亥，舒文襄公以分置準噶爾阿睦爾撒納家屬獲罪，降為馬卒，即荷戛執勒，與士卒同伍。及聞班忠烈公第密劾阿事，曰：「阿叛志已決，不可使得其家屬，傳虎以翼。余雖得罪，曾任大臣，出疆專命之罪，余甘任之。」乃部勒士卒，圍其營帳。阿果夜率眾至，欲擄其家屬牧廠。兵士爭先用命，阿知有備，踉蹌遁。高宗聞之大喜，復其職。

和坤預知試題

每屆順天鄉試，其《四書》文題，例由欽定。先期，內閣進呈《四書》一部，命題畢，仍發下。乾隆乙酉鄉試，奄人捧《四書》發還內閣，和坤就奄與語，探高宗命題時情狀。奄言：「上披閱時忽微笑，振筆直書。」坤不語，遂知為「或乞醯焉」一章。蓋「乞醯」二字中嵌「乙酉」字在內也。乃密通信於其門生，倩人預構，獲雋者甚眾。

郭大昌識和坤之奸

嘉謨為河庫道，大學士忠襄伯和坤，其外孫也。坤少貧，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。求伙助，嘉資以白金五百兩。郭大昌方為河庫道吏，與全飲而歡，語之曰：「子且貴，何為人僕從苦如此。」亦資之如嘉數。坤嗣以家累，遣全求嘉助白金三百兩，嘉怒置遣之。坤遂私出都詣嘉。嘉怒甚，欲治以逃人之法。郭從容語嘉曰：「吏見和郎，貴當在公上，公毋薄其貧。且公以三百兩助外孫，事甚小，何苦怒如此！」嘉曰：「汝善和郎，何不自助之。」郭曰：「公不助和郎者，吏不敢先。」嘉乃出金授郭曰：「即日為我遣之。」郭招至酒樓，握手曰：「郎君不日當大貴，貴後願毋忘，今日為天下窮黎乞命。」既為具鞍馬，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。其後坤以戶部尚書為軍機大臣，扈蹕下江南，至紅花埠，遣全馳詣郭，約相見於眾興集。郭曰：「吾始謂若濟世才，今乃招權納賄，為賊吏逋逃藪，毒流生民，吾恨爾時不懲惠治以逃旗外遣之罪。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，毋累我！」遂與絕。後卒如其言。大昌，山陽人，洞徹水性，窮極事變，乾、嘉之際數十年，凡奉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，無不遇事諮決，倚為安危，蓋振奇士也。

趙謙士知物可招尤

椰子產嶺南，取其蒂以為數珠，冬不冰手，夏不畏汗漬，於服用最宜。色純黑，若稍有筋膜，則雜以微黃，每一百八顆中，求其純黑光潤無瑕疵者，殆難一二。上海趙謙士侍郎嘗就骨董鋪取數百串，擇其美者，集為一，以數年之功，始純粹以精，不啻千狐之腋也，甚愛之。官戶部時，和坤正烜赫，方為其屬，每見必目其珠，或手摩挲之，歎美不置，有欲得之色，趙輒佯為不知者而退。或謂之曰：「彼視金玉如糠粃，而獨愛君數珠。此微物耳，若獻之，美遷可得也。」笑不答。歸遂扁之，不復御。他日，從容語其家人曰：「吾之集此數珠，未嘗不自笑其甚勞而無謂也。吾有玩物，友朋愛之，必以贈。蓋歸於所好，物得其所，初不必終據為己有也。若以貽權要，即微物亦不可。然吾聞物異於眾，足以招尤，吾終身不復用矣。」

陳四承王槐江教

和坤之僕有陳四者，舊曾給事於兵部侍郎奉寬。乾隆某年，王槐江隨坤使滇，四亦從，以王為奉之門下士也，優禮有加。及差竣回都，四語王曰：「如有求補州縣者，可為關說，彼此均可沾潤。」王飾詞卻之。後復再三陳述，王引至無人處，告以利害所在，四爽然而止，旋託疾退役，及坤敗，四脫然無累。

畢秋帆知張回子不反

乾隆辛丑，畢秋帆制府撫陝時，甘回不靖，阿文成奉命督師往勦。西安有張回子者，為內地回人之望，擁資百萬。畢素知其人，一日，方與兩司議籌防，有飛騎傳軍報至，啟視，即置韉中。兩司退，召巡捕曰：「汝持我名柬，即邀張回子來。」張至，以軍報與閱，張皇遽伏地，請收付獄。畢曰：「我欲收汝，不汝邀矣。我固知汝必不反也，我將以全家六口保汝。」張叩頭出，後知文成營中獲一諜，親訊之，指張為謀主，諜固嘗傭於張，以盜牛逐也。文成已入告，馳書陝撫密收，畢亦即拜疏，以全家保其不反，事遂得寢。然其時方修城，回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，張素任俠，為族人所信嚮，諸回多伺其動靜以為從違。設非畢之推誠布公，後患殆不可料也。

完顏夫人知禍福關頭

傅文忠公恆原配完顏夫人，總督明山長女也。性爽伉，有機智，遇事多決斷。儷文忠二餘年，時佐理案牘。安南國王阮光平

既歸降，高宗欲阮來朝，始賞其罪，而阮畏懼不敢來。傅以為憂，夫人曰：「此相公禍福關頭也。阮不親至，何以報上命？」因呼阮使臣吳俊入內室。隔簾語之曰：「吾儕雖裙釵，敢以此頭保汝王不死，務須令其至粵，以彰聖德。」吳馳歸，力說阮，以夫人語告之，阮始入覲。上大悅，優賚以歸。文忠薨後數年，夫人持家以嚴肅稱，為滿洲世族中所罕遭也。

周文恭知川陝楚豫兵少之危

周文恭公鎰任武政時，語人云：「今天下惟川、陝、楚、豫甲兵甚少，其地當中原腹心，道路險阻，一旦盜賊竊發，恐非有司所能辦。」欲見上陳奏經略，會以病去官不果。及川、楚教匪作亂，果以兵勢單弱不及備，蔓延九載，人始信其有先見也。

程正夫知百年真夢

程正夫，名先貞，夙具達觀，嘗製一棺，題曰「休息庵」，自作銘刻其上，酒酣即便偃臥於中。有詩曰：「版屋蕭然密四周，愚人息矣聖人休。百年恍惚真疑夢，萬事紛紛已到頭。廣柳何時催去駕，猗蘭此夕詠閒愁。相煩雅客來欣賞，莫待遙憐土一丘。」

張介賓知死期

張介賓六居遂於醫，著述甚富，晚年尤深於《易》，事皆前知。至八十三歲之秋，一日忽語家人曰：「我將死，速備殮具。」既而連日陰雨，乃曰：「道路泥淖，未可走別同人，展遲日亦無不可。」屆期，宴戚友，歡飲畢，講《易》至隨卦三爻，時月色正明，乃曰：「可去矣。」起身拱手，向諸人作別，上榻趺坐，一笑而逝。

袁守中案置小棺

嘉慶時，蘇州城隍廟道士袁守中居月渚山房，其案頭常置紫檀小棺一，長三寸許，有蓋，可開闔。錢梅溪見而詢之曰：「製此何用耶？」袁曰：「人生必有死，死則便入此中。吾怪世之但知富貴功名而不知有死者，比比是也。吾每有不如意事，輒取視之，以當嚴師之訓誡、座右之箴銘耳。」

羅思舉驅猿

四川山中多猿，猿以族居，時時入人家盜食物。稻熟時，猿多以千計，自山下，人以器穫，則猿以爪摘，逐之則東馳西去，猿輕捷，人往往不能近，而稻則蹂躪無遺，或擊斃其一二，猿不懼也。農民無如之何，則聽之，三分秋收，猿取其一，人取其二，歲以為常。羅壯勇公思舉幼嘗為人放牛山中，一日，語主人，能以千錢見予者，當盡驅猿群，使不敢盜一穗一粟，主人許之。俄而猿大至，思舉手繩伏壠下，伺一巨者過，猝躍起擒之，繫以獻主人。主人諛曰：「若以是計去猿耶？山中猿多不可計，今捕其一，所去幾何？」思舉曰：「即此已足，敢保三日後猿屏跡不來也。」乃縛猿於柱，假薙刀一，剃其體，茸茸者悉去之，濯濯之鞞露矣。於是周身塗以五采，陸離斑駁，有若鬼怪，乃以爆竹數千繫諸其尾。明日，猿群又至，則取前所擒者燃爆竹而縱之，爆竹驟發，所擒之猿，則奔還其群。其群見之大駭，以為異物也，亟奔逃。所擒者為爆竹所轟，亦駭極，益狂奔不止，自相追逐踐踏，展轉互引，顛隕山谷，死傷纍纍，自是不敢復出。壯勇由是以智顯，後官至湖北提督。

仁宗知和坤

嘉慶丙辰元日，仁宗既受禪，和坤以擁戴自居，待之甚厚。遇有奏高宗者，皆坤代白。左右有非之者，上曰：「朕方倚相公理四海，何可輕也。」坤又薦其師吳省蘭為上錄詩草，覘動靜。上知其意，吟詠中不露圭角，坤心安之。及高宗崩，王念孫、廣興等先後劾之，立命儀、成二王傳旨逮坤，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，尋賜死。

某太守名刺以珍珠為字

和坤當國，朝士咸奔走於其門。嘉慶己未，坤敗，凡所援引之人悉被累獲咎，即僅投一刺者，籍沒時，為吏所得，輒不免。某太守知其必敗，而又不欲不往，所用名刺綴珍珠為字，閩人貪得珠，即毀其刺，故坤敗而其太守獨無恙。

仁宗駁斥閉門求雨之奏

嘉慶丁卯，春夏恆暘，光祿卿錢楷請依《漢書》求雨閉陽縱陰之說，將正陽門石道停工。仁宗謂：「五行生剋，大率經生傳會，即如《漢書》求雨注內所稱閉南門、禁舉火之類，一鄉一邑或可偶一為之，京師都會之地，設令正陽、崇文、宣武三門暫閉數日，成何政體。從前竇光肅惑於此說，竟有不開房門出入窗牖之事，豈非笑談。雨澤愆期，惟當勤修實政，敬迓天和，所奏應無庸議。」

錢黼堂知將死

嘉善錢黼堂少宰樞，乾隆壬辰進士，官至吏部左侍郎。少工書法。年七旬餘，自營生壙，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。一日早起，命家人將書籍、筆硯、字畫、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，悉點檢而鎖局之，若將有遠行者，遂坐後堂，儻然而逝。

託津戴均元督內臣檢御篋

嘉慶庚辰七月，滿相託津、漢相大庚戴均元扈蹕於灤陽圍，甫駐蹕，聖躬驟不豫，變出倉猝，從官多皇遽失措。託、戴督內臣檢御篋數事，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，鎖固無鑰，託壞金鎖發盒，得寶書，遂相偕奉宣宗即大位，率文武百官隨瑞邸行禮，乃發喪。中外晏然，均服其急智。

龍夫人智略

嘉、道名將，首推二楊。果勇侯芳則有夫人龍氏，為華陽人。侯方任寧陝總兵，夫人歸焉，婚三日，終南教匪熾，侯率兵搜賊。明年，調署固原提督，夫人方懷妊未行。及秋，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，嘖有叛言，鎮將不善駕馭，勢岌岌不可終日。或請夫人乘夜速行，夫人曰：「叛否不可知，若行而後叛，是通賊也。不然，何以先知？」卒不行。亂作，殺營官，肆焚掠，闔城擾攘，官民眷屬竄夜驚竄，反依夫人為逃死藪。方是時，未叛者拒於內，曰：「夫人勿死，我輩受恩重，誓禦賊以衛夫人。即不敵而死，主將聞之，亦見我輩心也。」已叛者拒於外，曰：「夫人勿驚，我輩受恩重，情急而叛，無與夫人事。誠慮外寇驚及夫人，主將聞之，無以明我輩心也。」先是，鎮署司餉員朱之貴，性吝刻，眾欲殺之。夫人藏之複壁中，佯令追捕，眾意乃釋。黎明，叛眾請見夫人，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，求勿放入。夫人怒曰：「生死有數，敢涕泣者懲之。且朽牆薄壁，脫有他意，誰能禦之？請見則見，何畏之有。」命左右啟門出，端坐堂上，叛首數人血臂淋瀝，伏地痛哭，請送夫人出城。夫人曰：「誰則戕官，殺人者抵命，於汝眾人何尤！速擒首逆，絕妄念，主將或可以申奏朝廷，予以生路。」眾曰：「我輩結盟，誓同生死，不能遵夫人命。謹備輿馬以俟。」諸婦女又曰：「夫人行，我輩死矣。」夫人曰：「此輩皆我故舊，須隨我出，不得傷殘。」即出婢媪衣履，與官眷結束，以次啟行，而已乃乘輿殿後。甫出署，叛眾發號傳隊以送，夫人呵曰：「止！此何時，何等狂悖，而猶循此虛文耶！除現在署前者，餘皆不得露面。」眾唯唯，送至澗溝，哭拜而返。適遇之貴於途，舉刃擬之曰：「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？」之貴曰：「我藏複壁，夫人計也。夫人忘盥盆，命我送往，汝等欲殺我，即轉賣盥盆去。」眾審視良久，曰：「且為此盆饒汝。」

明日，夫人抵石泉縣，石泉民方遷徙，縣令不能止，聞夫人至，公服攀轅，留守城池。越六日，始就興安免身。時典郡興安者。夫人從兄燮堂也。

初，侯於固原聞變，遣屬將選兵進勦，而自帥親丁四人，冒雨急馳千二百里，三晝夜而至藍屋。得燮堂書，知夫人已居興安，即馳往石泉撫賊，解鄂縣圍。賊首蒲大芳，舊部也，素得眾心，侯又素得大芳心，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，說令投誠，仍回人寧陝鎮城，約束歸伍。而大芳心懷反側，頗悔降，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為請，實以試主將心也。侯立允所請，不增一奴。或謂夫人明哲，必託辭而不行。比大芳至，天大風雪，夫人冒雪抱子，泰然登程。越日，道過漢陰廳，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，夫人大廳署，訊知曲直，棍責大芳四，械繫而行。將至鎮城，降眾代求免繫，更乞勿使主將知，夫人許之。及見侯，詢問公私事，則悲喜交集，獨不言途責大芳事。居日，各帥遣都守馳候侯，見左右役使皆叛黨，目灼灼，皆相視無一言。少頃，請問，密白曰：「各帥得漢陰稟函，知夫人途責大芳，恐降眾離心，故遣某等探候。」侯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入詢夫人，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何無一

言？」夫人曰：「是不必知。知而不誅則廢法，知而加誅，則失信。我見不徹，不敢行，既行，保其貼服，無勞探也。」侯出語都守，皆歎服而去。他日，各帥戲謂侯曰：「君小心，夫人敢責賊，恐元帥亦不免也。」

方侯削職將戍伊犁時，謂立功贖罪，或可免行。夫人曰：「卒伍為逆而主帥無罪，國家無此法度。所望君恩高厚，不久戍耳。」後一月，果蒙賜還。侯籍隸貴州，褫職自隄為南歸，舟子慙惡糶鹽，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，侯幾為之動。夫人曰：「居官不宜重利，況數奇，始罷官，一生財祿可知。」力諫而止。行抵黃瓜漕，前舟撞損，以載輕，急駛傍岸，人免而船沈。

阿文成遠慮

乾隆辛丑，大學士阿文成公桂既平回亂，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，文成言：「回部性頑，難治以漢法，宜擇酋建國，而駐大將軍於烏魯木齊，責其貢賦，不然，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者，不過六□年後，總當有變。」及道光乙酉，張格爾事起，適符其期。參贊大臣武隆阿因重進此說，上遂命直督那彥成馳往密議，始以丁亥除夕擒張於鐵蓋山。

胡興仁辦差急智

道光中，胡中丞興仁官陝西西安府，時長文襄公凱旋過境，天寒，需火爐，倉猝無以具，乃命取食案數百，鏹其中，置鐵鑊盛火，而截其足之半，自是三軍如挾纊。又督師牙兵三千索貂纓，諾之。從官請折價，需金六千，乃購貂裘數襲，命縫人縷裁之，叱嗟立辨，長大悅。

程恩澤預知粵亂

南海譚玉生瑩素善飲，雖疾病不去杯杓，或箴以酒非攝生所宜，瑩笑曰：「酒乃天之美祿，古人所以享食高年，豈殺人物？況壽算天定，吾犬馬齒當踰古稀。」或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瑩曰：「道光壬辰，歙縣程侍郎恩澤至粵典試，榜後，同人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，酒酣，慨然曰：『粵東今日可云極盛，衰象將見，此後二□餘年，亂從粵東起；再□餘年，亂徧天下，不堪設想矣。』曹拔貢釗與相問難，不覺鬱悒，程笑曰：『子無為杞人憂，吾與子不及見。』隨諦視座客曰：『皆不及見矣。及見者譚玉生耳。』」後五年，程卒。甲寅，紅巾起，曾卒。丁巳以降，內外交訌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，而當日座客物故殆盡，惟瑩獨存，至七□二始歿。

李文恭深慮粵亂

李文恭公星沅嘗官兩江總督，尋以母老乞病歸。文宗御極召用，懇請終養。道光乙巳，粵寇漸肆，而林文忠公則徐道卒，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，訖以欽差大臣關防畀之，而李又姐。方其抵粵西也，憂寇甚，寢食失常度，每謂人曰：「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。」時周文忠公天爵、向忠武公榮、烏武壯公蘭泰皆與共事，意不謂然，李曰：「後當思吾言耳。」疾革，以關防送周，而遺表薦烏、向，謂可任其後。

吳文熊知會匪將為後患

道光戊申，吳文熊錫徵佐其從兄武陽司巡檢某擒會匪□餘人，中有洪秀全、楊秀清、石達開、韋昌輝四人。文熊見其狀，知不可制，必為後日患，言於巡檢，將請縣令置之重典，而令得賄三千金，分以與巡檢，遂釋之，文熊太息而已。

孫渠田預知粵寇之變

道光庚戌，粵寇未起，而廣西全省伏莽已四布。時瑞安孫渠田學士方督學廣西，知必有大變，亟草疏以陳。蓋廣西歲饑多盜，通湖南雷再浩、李沅發兩次之亂，均有竄至廣西者，乃蜂起應之。六月，洪秀全遂據桂平縣之金田村以為亂，咸豐壬子二月，秀全圍省城矣。

孫宜人賢而智

孫太君為錢塘徐杉泉大令之配，生平居處必循禮，素重師儒，兩子就傅時，每饗塾師，必有豕肉。一日，殮不繼，憂之，謀於子婦孫宜人曰：「吾與子可不食，奈師長何？」孫宜人曰：「易易耳。」乃以青蚨八，市鮓鮓，以外襲之忝進太君，而取其中之肉醃置蔬上，成一簋。太君喜曰：「子可謂賢而智矣。」

潘功甫知亢旱

吳縣潘功甫舍人曾沂為文恭冢子，文恭當國，深自韜匿，就所居鳳池園構一廬曰船庵，鍵關謝人事，終日焚香讀書，澆花洗竹，一家如在深山中。有童子應門，客至，受東門隙，無貴賤一不報。中間省視京邸者再，往返數千里，亦不見一客。俗所用署名小紅箋，擯不具者二□餘年。中歲以後，長齋禮佛，究心內典。弟曾瑩舉京兆，從子祖蔭捷南宮，咸預知，次第不爽。咸豐壬子春，趣工治義井，鑿新渫舊，凡四五□區，人莫測也。無何，秋八月不雨，至冬□有一月，城中擔水直百錢，遠近賴以得飲，始大異之。

文慶破除滿漢成見

咸豐乙卯七月，文慶以大學士入軍機，時海內多故，粵寇縱橫，滿臣如賽尚阿、訥爾經額皆以失利獲咎。文嘗言欲辦天下事，當重用漢人，平時建白，常密請破除滿漢成見，不拘資地以用人。曾國藩起鄉團擊賊，為壽陽祁雋藻所排扼，文獨謂其能殺賊，終當建大功。胡林翼以江南科場失察，與文同鑄秩。文知胡負奇才，嘗薦之，乃由貴州道員一歲而擢湖北巡撫。而袁甲三、駱秉章皆文所力薦，賴以削平大難者。及將薨，遺疏調各省督撫如慶端、福濟、崇恩、英榮等，皆難勝任，不早罷斥，恐誤封疆事，其後皆如所料。

閻文介勸胡文忠勿劾官文

咸豐時，胡文忠公林翼撫鄂，時督師者為官文恭公文。官有門丁弄權納賄，府中用財無度，不足則提用軍饌，文忠恒以為憂。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時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餉，參帷幄，往謁文忠，請問言事。文忠屏人，以督府事告之曰：「方今籌餉艱難，而彼用若泥沙。進賢退不肖，大臣之職也，而彼動輒乖謬。今若不舉實糾參，恐誤封疆事。」閻對曰：「公誤矣。夫湖北居天下衝，為良將勁兵所萃，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。夫督撫相劾，無論未必能勝，即能勝，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？公能復劾之耶？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，勤庶務，而不明遠略，未必不專必自用。彼秩至督撫，亦欲自行其是，豈必盡能讓人？若是則掣肘滋甚，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，依人而行。況以使相而握兵符，又隸旗籍，為朝廷所倚重，每有大事，可借其言以得請。今彼於軍事餉事之大者，皆惟公言是聽，其失祇在私費豪華耳。然誠於天下事有濟，即歲捐□萬金以供給之，未為失計。至其位置一二私人，可容則容之，不可容則劾去之，彼意氣素平，必無忤也。此等共事人，正求之不可得，公乃欲去之何耶？」文忠深服其言，由是益與官交歡無間言。

葛謙山知兵禍

廣西潯州葛謙山，性豪俠。道光末，粵寇洪秀全、楊秀清皆與交，方思乘機煽亂，將羅致謙山，乃深自匿。某年，仁和鍾某挈子駿聲從新簡潯州守，至潯，掌教某書院。諸生中有與謙山交契者，言於鍾曰：「葛謙山家深山中，缺西席，雅慕公子，欲延以為師。」於是駿聲遂往。其家有園，依山為牆，導澗為池，屋百餘椽，館之於園中。謙山待駿聲有加禮，徒二人，至馴謹。一日，謙山語駿聲曰：「僕有事外出，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，慮闖人無以峻卻而闖入書室，善為我辭，則幸甚。」至期，客果至，答如前。客坐久，慨然曰：「主人匿不見，亦無嘗焉。雖然，余等非甘受給者，請以一言為證，主人此時在某樓，坐某向，閱某書，試往驗之。余等從此逝矣。」遂去。駿聲亟攜僮登樓視之，謙山所坐之向，所閱之書，不爽毫髮，蓋諸客亦精術數也。謙山乃語駿聲曰：「若輩素與予交，今將舉大事，予故避之。君在此亦危矣，宜亟請尊甫來，予當有以相告。」越日，某至，謙山設席相待，曰：「余將遠徙，此地不久為灰燼，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。君於庚申，可得殿撰，惟此時兵禍蔓延半天下，過此，其亡也忽諸。為今日計，喬梓宜速歸。自此至浙，互數千里，途中盜賊遊勇，滿地荊棘，多攜資斧，無益有累，僕已繕書數函，投某某處，可得資

為助。他日輅車四出，或至山中一觀園石之存否可乎？敢以此言為息壤。」飲酣而別。後駿聲果以庚申第一人及第。越數年，視學某省，事竣，迂道訪之，則荒煙蔓草矣。問之鄉人，皆云不知所往，而湖石則巋然獨存。

蕭智懷以遜自全

蕭智懷，湘鄉人也，生而豪蕩不羈。年數歲，讀書一目了然，然不肯竟讀，得閒輒逸去，集牧牛兒為超距拔河之戲，指揮進退，如大將撫士卒。稍長，有文名，肄業長沙嶽麓書院。當時士人率以八股為事，蕭不耐，遇題出，就已意揮灑，以氣行之，頃刻千言，見者吐舌。撫軍某初下車，觀風，題為《故仲尼不有天下》，蕭中幅云：「假使天命有歸，則三恪可封，&~DRU;、宋與成周並列；諸侯錫命，晉、楚與邾、莒同行。所難為者，魯君質季孟不免北面之慚耳。抑使人心有屬，則安內攘外、回，由信將相之才；繼體守文，鯉、伋亦成、康之比。所遺憾者，亳社與殷頑無及裸將之恥耳。」撫軍見文大驚，立拔置第一而黜之出齋。蕭亦不為意，其文則傳誦一時。

及粵寇起，蕭被謁謁洪秀全於軍次，挺身直入，門卒止之，不聽，疑為刺客，執而搜之。蕭怒，出市井語相詈，聲達於內，楊秀清聞而出視，蕭拱手曰：「公，東王耶？敢問今日舉兵，將以排滿歟，抑以佐滿歟？」秀清曰：「惡，是何言？吾固排滿，安得佐之。」蕭曰：「然則公欲舉大事矣，乃使走卒窘辱國士何也？」楊大笑曰：「君亦狂生也。」乃握手入，偕見秀全。蕭請毋戀戰，順流而下，急取襄鄂，出兵中原，以窺燕京，秀全納之。武昌既陷，將士觀東南繁富，皆請東下，蕭不能爭。及據金陵，蕭又畫策，請以荊襄之兵出南陽，趨河洛；皖贛之兵出淮潁，趨開封；秀全出揚州，沿運河水陸並進，扼臨清，赴幽冀，所在招納豪傑，易置守令，一切因俗從簡易，暫不更張，如此則河北將望風而下。秀全意亦謂然。而秀清陰有異志，以軍中耳目多，不便舉動，由是兵不得出。蕭歎曰：「事敗矣！」佯狂不問事，俄而乘間逸去。

曹文正圍金陵，時陳湜在軍，與蕭有舊，蕭訪之，故態猶昔，欲留之，蕭不可，曰：「已事洪矣。既雞口，復牛後耶？」遂去，不知所終。

高繼周論卵石之勢

某年，曹縣之變，賊劫獄，釋罪犯，皆逸，中有因命案擬抵之犯高繼周，將被糾入夥，高曰：「我已入死而出生，不從將焉往！然徒侶祇此數百人，將何以舉大事？兗沂曹道距此甚近，帥兵來剿，是卵石之勢也。若困守孤城，直坐以待斃耳。君等可先去，我當至各村糾集數百人，庶可成事。」賊以為然，棄城去。高奔告各署，僅一武弁，與之商，召集兵民，閉城，城遂完，高自投案，卒免於罪。

穆宗知肅順有異志

穆宗天資英敏，即位時方八歲，知肅順有異志，嘗戲以小刀割菜，呼曰：「殺肅順，副肅順。」及見肅，亦周旋無異他人，故肅不之疑也。

左文襄力斥眾論

光緒初，帕夏之未平也，左文襄肅清關內，褫旗啟行。英使威妥瑪居間調停，倡議封帕夏為外藩，朝士和之，並為一談。文襄獨引邊荒艱鉅為己任，力斥眾論，而西域遂平。

左文襄見幾而作

左文襄公宗棠入都，僦居東安門內之石鼓閣，其時蓋以節度入樞密也。初亦銳意欲有所為，而成例具在，絲毫難於展布，且陳奏發行，急於星火，無暇推敲，又有明日上章，而今日甫定稿者，有所建白，為同僚所尼，多中輟。所以文襄入值未幾，即力疏求去，殆亦見幾而作歟？

曾惠敏夫人賽會急智

曾惠敏公紀澤使英時，夫人從之，嘗與彼都人士相酬酢。一日，諸貴婦公議，翌日各出所有列會，供人遊覽，以得酬多者勝。貴婦多富豪，夫人自知不敵，歸商於惠敏。惠敏殊躊躇，顧又不能毀約。屆時，夫人挈龍井茶葉以往，是日酷熱，遊者疲而渴，夫人乘時煎茶進，遊者大悅，競擲以資，會既，夫人得酬獨多。

焉敢重為社會之蠹

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緩浮沈下僚，安貧樂道，湘陰左文襄公宗棠、湘鄉蔣果敏公益澧及合肥李筱荃制軍瀚章先後欲疏薦之，輒謝勿受。任邱邊竹潭嵯尹葆樞嘗勸之，則曰：「吾無經世才，不欲以牧令自效，焉敢戕削膏脂，重為社會之蠹乎？即此以言，已為分利之人，方滋愧焉。」吳縣俞小甫通守廷瑛聞而語人曰：「徐君其真明智乎！」

沈文肅慮西人見底蘊

同治甲戌、光緒乙亥間，日本與臺灣生番構釁，侯官沈文肅公葆楨奉命巡臺，晤日本司令官西鄉從道，告以兩國海軍方萌芽，不宜遽開戰，為西人盡見底蘊，不如各歸，益自治軍，二□年以後可相見也。西鄉大感動，遂罷兵。及移督兩江，奏定各行省歲協南北洋二百萬兩，專儲海軍用，期以□年成南北粵三洋大軍。又恐緩不及事，先助北洋四百萬令成軍。於是購製鎮遠、定遠鐵甲兩艦，鎮東、鎮泰、鎮南、鎮北四礮艦。己卯，日本滅琉球，北洋增購致遠、靖遠、經遠、來遠四艦，雇琅威理督操。及頤和園工興，海軍費二千餘萬盡輸之，南洋前積費數百萬亦為左文襄公宗棠移治朱家山河工。甲午戰後，文肅孫翊清赴日閱兵，西鄉從道猶在，語翊清曰：「日本海軍之有今日，不敢忘令祖之贈言，惜其人不再見。且貴國任事者，不能完其遺志，尤可惜也。」

張文襄不奉偽詔

凡上飭下曰仰，惟官文書則然，未聞見於諭旨者，諭旨則用著字。光緒庚子拳匪之變，矯詔南中疆吏讐逐外人，五月某日，鄂督張文襄公之洞奉廷寄，有「仰該督撫等」云云，故一望而知其為矯詔也，不奉詔之計益決。

劉葆真知拳禍

武進劉葆真太史可毅為光緒壬辰會元，庚子，從事京師大學堂，見拳亂之亟，憂之，乃言於許竹簣侍郎景澄曰：「此非義民也，不戢，將有大禍。」尋挈其家屬徙通州，拳遇之於途，識之，遂及於難。

汪氏女知前途之憂

輪迴宿命之說，本自不誣，西藏、青海喇嘛近世尚有擅斯術者，但必避人避世，修持於青海中之二島耳。光緒時有汪孟平者，官河南周家口同知，生數女。其季女幼而好道，善文字，不教而能。家固多藏書，女悉發篋，擇其關於道術者讀之。孟平欲為議婚，女知之，曰：「兒再來人也，幸夙因不昧，二□歲後即入山學道，今暫寄於此。必苦相迫者，當委蛻去耳。」孟平以其年幼，姑置之。

孟平偶儻自喜，好聲色，年五□，猶納雛妓為妾，夫人阻之不得，時抵牾。女勸母曰：「去之可耳。人世事如朝露，何戀此旦夕為！」於是夫人託辭歸寧，攜女去。時女年未二□，孟平遣幹僕數輩具車馬送之。行數舍，女在逆旅中，一日晨起，叱僕使歸，詞意決絕，眉稜威毅，狀若劍客，僕震懾不敢抗，惟顧夫人，夫人無一言。僕退，群議曰：「女公子素和易，何忽駭人乃爾？然失夫人與女，責任在吾儕，將何以報？盍陽去而陰尾之。」是日，女侍母登車，命御者曰：「聽我命，左則左，右則右。」御者不敢違。車行山野，女左右揮，若甚悉者。自汴入陝，至華山下，女令母暫寓旅舍，先入山覓地。已而女至，曰：「得之矣。」驅車入山。行數里，車馬不前，女命御者負行李以從，而自扶母，緣崖崖數疊，至一潭，水清若鏡，潭側一石洞，委裝於內，遣御者去，遂居之。僕偵得實，歸白孟平。孟平大驚，知不能挽，乃使人以芻米之屬周給之。

年餘，夫人病卒，女葬之山中，親負土為墳。庚子拳匪變起，周家口亦燬一教堂，孟平緣是罪吏議，罷官歸。甫抵家，女慰藉之函亦至，並隱約及辛亥事，且謂前途之憂方大也。

有乳媪，女幼時嘗得其鞠養，以孟平命往視，宿山中三日。言女已辟穀，惟啖黃精，石洞無門，編枝為籬，夜有豹臥籬外，巨若牛，而見女則馴如犬。女嘗引媪游山中，見石洞數所，或有人，或無人，其在者皆女子，云有自明未來者，相見亦不甚為禮也。

陸太君不佞佛

光、宣間，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之繼室仁和陸太君玉珍居滬上，不持齋而有時茹素，不念佛而終日看經。女琳、子婦何墨君嘗進言曰：「老年血氣衰，宜肉食，觀書恐耗目力。」太君則曰：「食植物者多壽，觀書以養心耳。吾非佞佛也，毋多言！」

新嫁娘知偷兒

蘇州某姓嫁女，奩具豐，觀者如市，夫家亦豪富，有賊見而涎之矣。婚夕，客散，新郎倦而睡，新婦亦卸裝將寢，瞥見牀下有人，疑為鬧房者。蓋吳有鬧房之俗，新婚三日內，戚好張讌設飲，嘗至達旦，甚有隱匿幃間牀下，竊聽新人私語為噓。及見其人以刀剖地上榛栗，知為偷兒，遂奉帳語郎曰：「我欲洩而器滲，奈何？」郎曰：「夜深矣，明日設法補之。」婦曰：「試探姑睡否？如尚未也，將往謁姑。」郎如言，女即使郎移燭出，而下鍵於門，詣姑言其狀，謂賊匿此，必有接贓者在外，可潛諭廝養。於是舉家健丁持械而至，賊不及防，遂就擒，並其黨盡數捕得而送之官。

林生妻預設米肆

有林生者，家中資，而性嗜博，父母時訓之，始稍斂抑。及父母亡，遂無所顧忌，家事悉委其妻。妻固賢而有才識者，勸之不聽，乃密與其母家兄嫂謀曰：「妹夫沈湎於此，將來必至蕩產傾家，妹有金資少許，欲託兄嫂代為經營，以免他日饑寒。」兄固長者，然之，為設一米肆。林不知也，惟嗜賭如故，逋負叢集，鬻田產以償。久之，資殫不濟，乃就商於妻兄，妻兄曰：「為今之計，謀生為急。僕設有米鋪，將延一司會計者，誠能改行，不妨即任此事，月可得金若干。」林乃自矢以後不賭，遂延之往。及數年後，妻兄見其無他，始明告之。

白棉線知聊齋為憤世勸世之作

白棉線，李氏女，泗水倡也。姿不甚都，善脩飾，以能周急濟困，由是名遂振，茶商、鹽販日造其門。所得纏頭資，買泗水田數畝，賃鄰境宅一區，將為終老計。亡何，病，田宅皆被人佔，或為之不平曰：「何不訟？」棉線從容言曰：「吾所得，皆不義財，聽之可也。」暇則聽人講說古事，聞忠孝節義則淚涔涔下，有身墮泥犁追悔莫及之慨。尤喜聽人說《聊齋誌異》，凡所合意，必請重宣以記之。客或詰之曰：「卿喜狐乎，喜鬼乎？」棉線笑曰：「煌煌宇宙，何狐何鬼，此蒲留仙憤世語也，勸世文也。蒲因君子道消，託言比興，何得以稗官野史而忽之耶？」客將更有問，棉線倦而倚几酣睡矣。

劉桂慶了然去來

京伶劉桂慶工王帽戲，一日，赴內城某宅演劇，侵曉歸，而語其家人曰：「吾心如落葉空山，了無歸宿，恐將逝矣。」家人以為誕。劉偃息在牀，日加午，遽卒。此殆了然於去來者歟？

智僕成人之美

御史某以清節著於時，一日宴客，見一妓有殊色，席散，遂命僕喚之，既而忽自悔曰：「某不得無禮。」急命人呼僕返。僕從屏後轉出，某曰：「汝未去耶？」僕曰：「吾事公久，未見有此舉動，度公之必悔也，是以未去。」某喜甚，重賞之。

錢邦彥聆音知兵禍

聲音之道，感人至微。錢俊甫拔貢邦彥以朝考入都，見京朝士夫卑鄙齷齪，拂袖而歸，在鄉授徒自給，布衣脫粟，宴如也。宣統庚戌，偶入城，聞警局掌號聲，忽歎曰：「將亡矣。」遇老友某，告之曰：「不出二年，必有兵革之禍，我從此不入城市，君亦宜善自為謀。」辛亥八月，武昌果起事矣。

楊仁山神明不亂

石埭楊仁山，名文會，以居士而薦佛家尊宿。父官杭州。自言八九時馳逐聲色，二後始潛心西方聖人之書，屏絕嗜好。少亦工詩，有「客味鵝兒酒，鄉心燕子魚」句。宣統辛亥秋，病沒，處分後事，神明不亂。仁山嘗言：「譚復生臨刑，呼剛毅欲有所言，即此一念，尚須墮入輪迴。」

村婦殺盜

富川縣僻處廣西邊疆，多崇山峻嶺，群盜倚之為巢穴。村婦某生而驍健，有膽識。嘗子身歸寧，一盜要於路，婦長跽乞憐，請以釵環代，盜不可，更曰：「願傾吾身所有而與之，何如？」盜曰：「可矣。」即釋刃，鋪包裹，整置一切。半晌，婦又曰：「吾解襯衣，請君背我。」盜信之，急轉身反向，仍料理衣具。村婦乘隙拾刃，奮力一擊，中其頸部，遂殞。婦返其物，急奔回。念遺尸路旁，或且累人，是不可以不一白之，乃自投縣署，訴顛末。邑令王甲榮嘉其能殺賊也，優禮之，贈額曰「勇比健男」。此宣統辛亥事也。